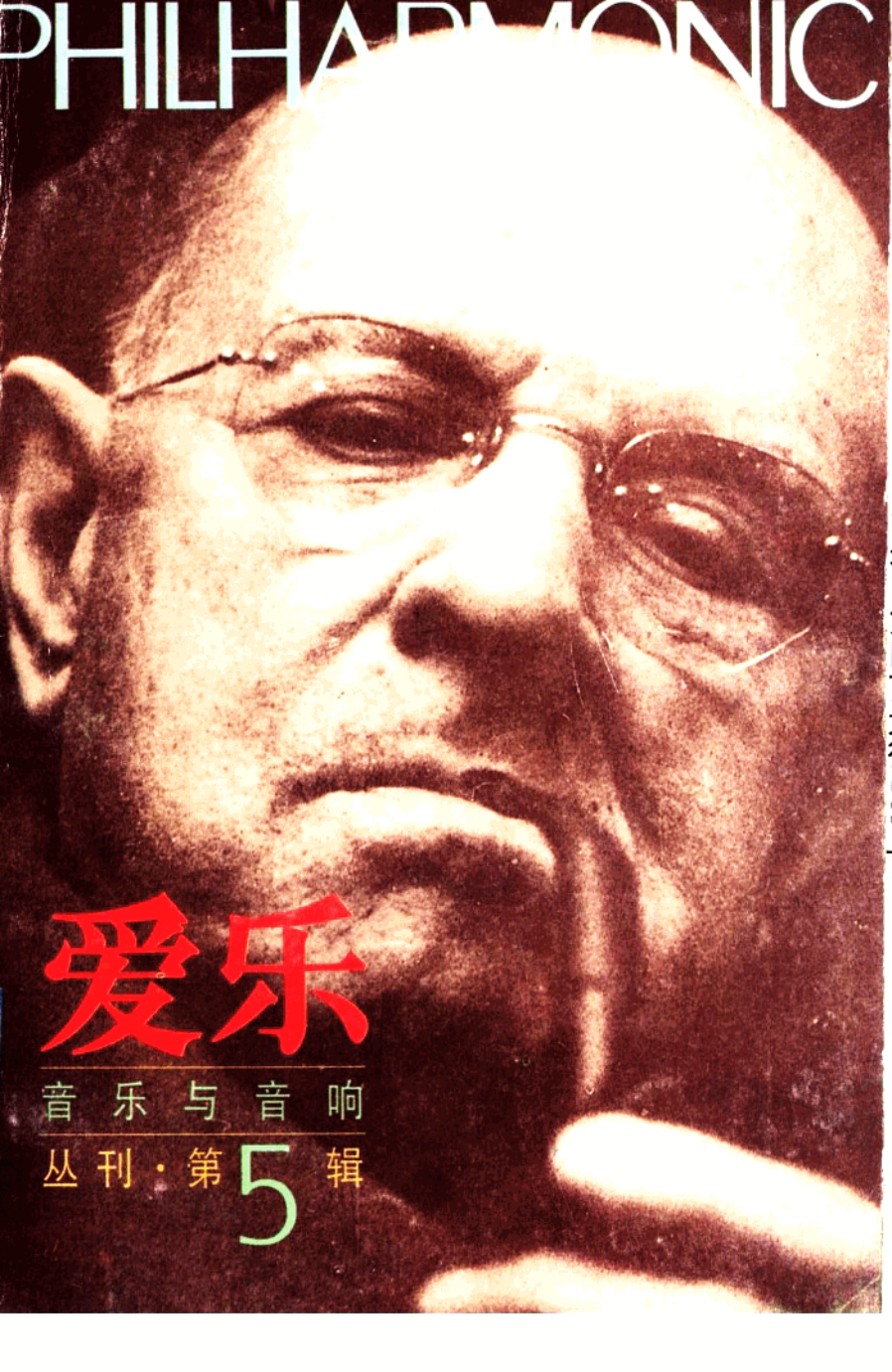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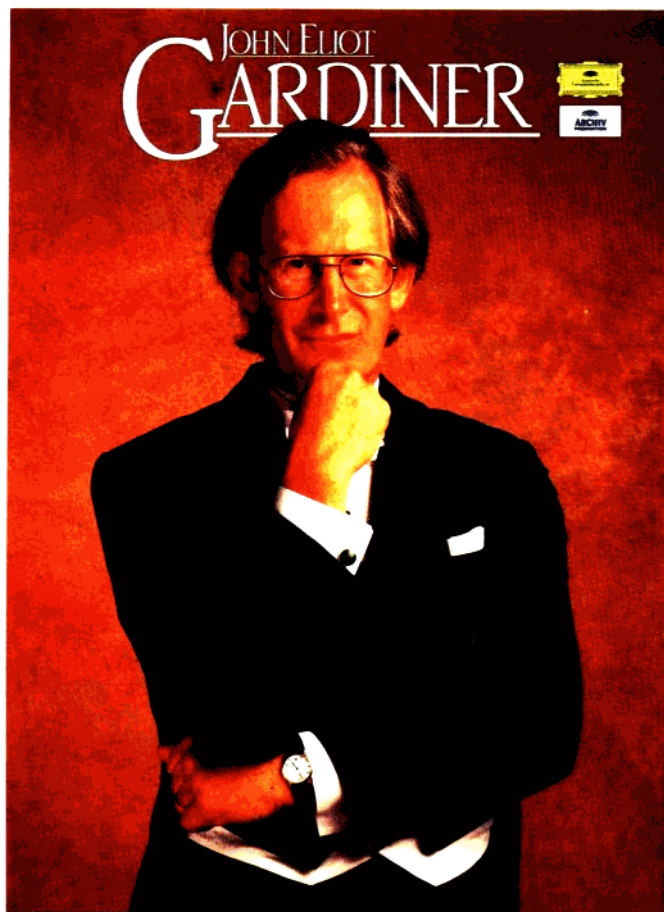
PHILHARMON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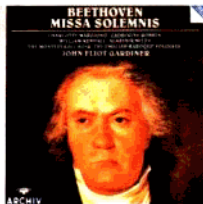
爱乐

音乐与音响

丛刊·第5辑



(资料由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音像部提供)



音乐必是为了某一
宗旨而来，它必定是比
其自身更为广大的形体
的一部分，人性的一部
分。

(西班牙) 卡萨尔斯

1876—1974



爱 乐

丛 刊

PHILHARMONIC

音乐与音响

第 5 辑

目 录

大师殿
* 卡
萨
尔
斯
专
辑

- 巴勃罗·卡萨尔斯生涯 蓝强 11
不朽的卡萨尔斯 司徒志文 20
卡萨尔斯杂记 刘原 22
卡萨尔斯年表 28
卡萨尔斯录制的重要唱片目录 30

*

爱乐
偶
谭

- 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 35
——访燕京神学院宗教音乐教授杨周怀先生
我的音乐生活 44
——傅敏采访录

*

乐林
漫
步

- 莱比锡格万特豪斯音乐厅 49
关于《英雄交响曲》的对话 王毅 曹利群 57

*

版本
与
争
鸣

- 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七种版本 杨晓航 63
《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主要版本
(英)理查德·奥斯本 王纪宴编译 74

*

音响
器
材

- 我的“发烧”经验琐谈 杨放 94
凡人乐事 胡有韬 100

*

中国
音
乐

- 郭文景 曾力谈话录 82
听郭文景音乐笔记 邹静之 88

*

乐迷
闲
话

- 罗西尼的故事 毛宇宽 106

*

品
片
录

利阳蒂演奏钢琴作品集/肖邦:玛祖卡舞曲/贝多芬:《致远方的爱人》/莫扎特:第40交响曲/莫扎特:第27钢琴协奏曲/贝多芬:《大公三重奏》/拉威尔钢琴音乐全集/《不列颠民歌》/巴赫:6首大提琴无伴奏组曲 等 114

*

乐
坛
摘
粹

DG 纪念伯姆诞辰 100 周年/DG 发行弗里乔依专辑/老少斯拉特金/谭梅文与冯·奥特合作/《留声机》进行爱乐者调查/关于伯恩斯坦的新著即将面世/普列文重操旧业/本真演奏方兴未艾/《哥德堡变奏曲》魅力不减/戴维斯将领导伦敦交响乐团/匹克威克与 BBC 签订协议/1994 年《留声机》奖揭晓等 138

*

购
片
与
收
藏

巴赫康塔塔作品目录 147
巴赫宗教音乐版本推荐 153

*

封面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巴勃罗·卡萨尔斯
封底 本刊推荐近期最佳唱片 5 张
封二 乐坛新人约翰·艾略特·加德纳
封三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音像门市部
古典唱片销售排名榜

顾问: 李德伦

吴祖强

总编辑: 董秀玉

执行主编: 朱伟

特约编审: 王毅

特约编辑: 李南

编辑: 耿捷

黄伯藩

韦劭

封面设计: 海洋

版式设计: 周杰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开本: 大 32 开

(203 × 140mm)

印张: 5

字数: 12 万

定价: 14.80 元

书号: ISBN7-108-

00786-X/J

·65



少年时代的
卡萨尔斯



卡萨尔斯
在 1918 年

蒂博与科尔托



1916年11月13日，
卡萨尔斯在白宫演出





卡萨尔斯在 1961 年

卡萨尔斯用琴声
与他的听众交流





卡萨尔斯每天早晨起来，总是走到钢琴前，弹巴赫的前奏曲与赋格，这是他的晨祷。

卡萨尔斯
和他唯一的
中国学生钱挹珊
(1957 年)





卡萨尔斯
聆听一张萨拉
萨蒂的老唱片
时，不禁赞
叹：“他竟是
那么充满活
力！”



大卫·奥
伊斯特拉赫、
比利时皇太后
在卡萨尔斯的
住所（1961年
夏）

卡萨尔斯在教学



80 高龄的卡萨尔斯与他的第三妻子也是学生，玛蒂塔·蒙塔内茨在一起。





巴勃罗·卡萨尔斯生涯

蓝强

188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巴塞罗那。巴勃罗·卡萨尔斯在渐渐暗淡的光线下久久凝视着那厚厚一叠泛黄脱页的乐谱。很多人在生活中都曾经经历过这样重大的时刻，卡萨尔斯感到自己被一双伟大的无形之手紧紧握住，他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甚至无从抗拒或挣脱，只好在幸福与颤栗中服从。

那天下午，他陪着赶来探望他的父亲漫无目的地在城中闲逛。若不是命运的指引，他们也许不会偶然走进那家散发着大海气味的乐谱店，发现堆在角落里的一捆残破的乐谱。这是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直到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作品的伟

大，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卡萨尔斯被深深吸引住了。从这时起，直到1974年他逝世，卡萨尔斯惊人漫长的一生就这样被那个遥远的下午彻底改变了。

这一年他13岁。他将用12年的时间每日苦苦研习这些乐谱。他还将在12年后第二次来到巴黎时面对听众演奏它们。他将感动每一个在场聆听的人。他是大提琴最伟大的演奏者。

整整70年以后，在他的母亲和他的第三位新娘的故乡南美洲波多黎各，他将对来访者说：“在巴赫的作品中，我看见上帝的存在。”上帝赋予大自然无穷的色彩与变化。在巴赫音乐中卡萨尔斯同样感受到犹如大自然般奇妙无穷的变化。每一件事物彼此都不同，但在上帝存在着这一点上，它们是相同的。只有透过人的存在，才能真正感受到这一切。卡萨尔斯体味着巴赫音乐深刻的人性，丰沛炽烈的感情从中流溢而出。

卡萨尔斯之选择大提琴，也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他觉得大提琴如此贴近他的性格，深具一种成熟、稳健、深沉之美，就像地中海宁静的海面上高悬的正午时分的太阳。在故乡卡泰罗尼亚地中海海滨的小镇上，11岁的卡萨尔斯初次听到大提琴的声音，便被它迷住了。那琴声亲切、儒雅、深刻而富于人性，唤起了他持续将近一个世纪的热情。很快，他只身一人来到巴塞罗那，在音乐学院大提琴教授霍瑟·加西亚指导下学琴。

卡萨尔斯对音乐有一种天生的颖悟力。他的大提琴进步神速。连他的老师加西亚也常常在班上授课时为他的琴音所动，久久伫立在他身边听他练琴。

卡萨尔斯渐渐地成长着。课余，他在城里一家咖啡馆演奏，很多人远路赶来听他拉琴。咖啡馆骤然之间热闹非常。几年后，经作曲家阿尔贝尼斯引荐，他到马德里就学于当时年幼的西班牙国王阿尔封塞八世的老师墨菲伯爵。他为克丽斯蒂娜皇后演奏，

结果大受赏识。皇后资助他在马德里度过3年快乐而充实的学艺时光。此后，他去巴黎，但因贫困和饥饿的威胁，不得不返回地中海岸边阳光明媚、海水蔚蓝的卡泰罗尼亚故乡。

在卡萨尔斯之前，大提琴作为一件独奏乐器的地位无法与小提琴、钢琴相比。在巴塞罗那的音乐学校学习时，卡萨尔斯就发现老师所传授的演奏技法有不少令人费解之处。比如在初学大提琴时，就规定持弓的手臂必须紧夹在肋旁，甚至在胳膊下面夹一本书进行练习。这使演奏者常常过分拘谨，乐声根本无法自然地流泻出来。而传统的指法也相当局限，僵硬的左手常常不自然地大幅度移动，而不是灵活地伸展手指，给演奏者的左手造成很大局限。

卡萨尔斯对大提琴的贡献主要在于对演奏者彻底的解放。而这，无异于弦乐演奏领域内的一次革命。他从不囿于过去的陈规，他曾说：“我的目标是在大提琴上尽可能寻找最佳的境界”。

与传统的技巧相比，他追求的演奏方式不是拘谨的准确，而是尽可能地放松。更进一步说，也许技巧本身并非最重要，演奏者决不能为技巧所奴役。他说：“我们是在演奏音乐，而非演奏音符。”他强调要让作品的每一个音符都“唱起来”。那种枯燥、冰冷、无生命的演奏令卡萨尔斯深恶痛绝。卡萨尔斯晚年时说：“与其索然无味，还不如做出一些带有恶劣趣味的事来。”

他一生将全部的热情倾注于大提琴。无论演奏任何曲目，他都努力挖掘隐含于音符背后的感性因素。他的大提琴艺术，是人性智慧的完美结晶。

巨大的喜悦使卡萨尔斯忘却了一切。

狭小的起居室里只能容得下四五个人。每人眼里都流露出快乐的光彩。他们演奏了舒伯特的降B大调三重奏。卡萨斯拉大

提琴。柯尔托弹钢琴，他学识渊博，在艺术上更是野心勃勃。拉小提琴的是蒂博，他聪明、快乐，每天有搞不完的恶作剧；他讨厌工作，懒于练琴，不过他的小提琴技艺实在太棒了。

演出季节终于结束了。朋友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像信鸽归巢一样返回巴黎。然后，是最大的乐事，每天晚上一直到次日凌晨，他们在蒂博家的小起居室里为了爱好和欢乐演奏！

经常参加聚会的有小提琴家依萨伊、蒂博、克莱斯勒，钢琴家鲍尔、柯尔托，还有卡萨尔斯。爱好和友谊使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使聚会充满欢乐的气氛。

新的世纪已经来临。巴黎，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全世界卓越的艺术家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将从这里起步，最终成为影响整个人类的大师。卡萨尔斯开始以巴黎为中心周游世界，他的大提琴艺术逐渐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常常往返于欧洲各大城市：伦敦、布鲁塞尔、圣彼得堡、柏林……最后，是音乐圣城维也纳。卡萨尔斯对维也纳一直怀有一丝虔诚的怯意。当他在乐友大厅首次演奏时，琴弓竟因紧张脱手而出落入听众席中。听众们恭敬地把琴弓传了回来。卡萨尔斯以他的艺术赢得了维也纳听众的掌声。

繁忙的旅行演出使他精疲力尽，每次回到巴黎与老友们欢聚时，才会从重压中放松下来。蒂博和柯尔托与他一见如故。他们每年抽出一个月时间以三重奏团的形式在各地演出。三个年轻的朋友从亲密友情中发展起来的心领神会、默契配合堪称无与伦比。在共同演出中相互交流，使3人在琴艺及智性上均获益匪浅。卡萨尔斯自己也说：“我喜爱室内乐远远超过了喜爱独奏的程度”，而“我们3人组成了一个不可思议而完美的搭档。”

夜深了，巴黎一直要到很晚才会从醉舞和狂欢中安静下来。过此刻，动人的乐声会飘出蒂博家的窗外，惊醒正要入睡的暗蕴

的夜空。音乐的欢乐似乎永远不会结束，音乐家们将演奏一直持续到黎明。

但这场温暖亲切的欢聚终于还是结束了。世界大战的浓云笼罩着欧洲。战后，待卡萨尔斯再度回到阔别已久的巴塞罗那，已是1891年。

卡萨尔斯焦虑万分。

历尽艰辛组建的卡萨尔斯管弦乐团今天终于要首次排练了。团员们等待他的到来，他却只能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医生和护士分别给他注射了一支针剂，双倍剂量的药液足以使一匹健壮的马死于非命。这小小的失误使他在床上一直躺到第二年的春天。

多年以前，当巴勃罗·卡萨尔斯孩提时代在他父亲任管风琴师的教堂里还是个儿童唱诗班队员时，他就对指挥艺术产生了兴趣。现在，他开始感到大提琴作为一件乐器还存在着欠缺，几乎所有的乐器都不可避免地有所欠缺，而只有管弦乐团，才是一个真正完美的庞大乐器。它可以表现无穷无尽的色彩，它的内涵和潜力之深广莫测，实在令卡萨尔斯心驰神往。

尽管巴塞罗那缺乏够水准的管弦乐团，但组建这支乐团还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人们认为他疯了。所有报纸对他冷嘲热讽。一位富翁对卡萨尔斯说：“我喜欢的是斗牛，而不是一个管弦乐团。”卡萨尔斯只能用自己的积蓄和演出收入来作为乐团的经费。

作为指挥家，卡萨尔斯非常注重表现乐曲丰富的情感色彩。在他看来，音乐犹如一道道旋律的彩虹。把这些美丽的彩虹连接起来，音乐应该是生动而有机的，像一个丰满的生命体，或像大自然一样充满节奏的律动与色彩的无穷变化。卡萨尔斯善于在音乐背后发现音乐，他钻研音符之间的强弱轻重，力争让每个音符都唱起来。

古老的西班牙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权的统治，建立起以知识界